



美人計

Tempting Fate



Jaclyn Reding 傑克琳·瑞婷 著 默笛 譯

中華



美人計

Tempung Fate

Jaclyn Reding 傑克琳·瑞婷 著

默笛 譯

浪漫新典024

美人計

TEMPTING FATE

原著：Jaclyn Reding

譯者：默笛

主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星吟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

E-mail: linpai@acer.net

電話：(02)2776 5889-0

傳真：(02)2771 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：第一版 1998・12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917-3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1號3樓

本社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349320郵區

Tel: 02-7472996, Fax: 02-7438636

國際中文版權經隔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Tempting Fate

Copyright © JACLYN REDING, 1995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Signet,
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Consulting, Ltd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8 by

LIN PAI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美人計

Tempting Fate

Jaclyn Reding 傑克琳·瑞婷 著

默笛 譯

浪漫新典024

美人計

TEMPTING FATE

原著：Jaclyn Reding

譯者：默笛

主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美術編輯：麥發強

校對：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星吟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

E-mail：linpai@acern.net

電話：(02)2776 5889~0

傳真：(02)2771 2568

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：第一版 1998・12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812-917-3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1號3樓

本社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加冷布丁路#06-00新加坡249320郵區

Tel：02-741 2380 FAX：02-7438536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經銷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Tempting Fate

Copyright © JACLYN REDING, 1995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Signet,
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Consulting, Ltd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8 by

LIN PAI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尚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

About this story

美麗的红髮女郎狄瑪拉痛恨英國人，她誓言為愛爾蘭復仇，並且再次成為賀文堡的女主人。她打算引誘城堡的新主人——惡名昭彰、做事又不按牌理出牌的聖奧比伯爵羅赫德——踏進婚姻枷鎖。但是即使瑪拉自己撒了漫天大謊，又加上他強烈的慾望，她卻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所嫁的男人，除了俊俏的容貌之外，還有與之相配的鋼鐵意志。

當他將她擁進懷裡時，他也將她狂暴的怒火轉化成燃燒的慾望。他真如世人所說的那般邪惡嗎？在危險、愛情與陰謀交織的迷宮中，這原以為很清楚自己所求的勇敢佳人竟發現其中蘊涵著更多……

都柏林

今天是一六五八年七月十三日，她的二十三歲生日，再也找不到比今天更好的日子實行她的計劃了。

燦爛的日出爲這一天揭開序幕，長久以來籠罩著城市上空的烏雲也消散了，空氣中再次透著一股暖意。五年了，漫長而艱辛的五年，她等待的就是這一天。這命定的日子終於來臨，她高興得幾乎手舞足蹈。空氣清新，就連公園走道旁的杜鵑花都嬌豔地綻放，好似也在慶祝她很快就能對那個該死的私生子進行她的報復。

今天是市集日，商人碼頭附近一帶就跟平常一樣的混亂與熱鬧。好像每個人都跑出來享受這個罕有的夏末好天氣。碼頭工人對著逛街的年輕仕女喊叫，小販推著裝滿各種商品的簡陋木推車大聲叫賣。母親們對午睡的嬰兒哼唱，歌聲由開啓的窗子傳出。不過在這樣的喧鬧聲中，依舊可以聽見飛掠而過的白鷺模糊的叫聲，而後牠俯衝而下，又過了幾分鐘，就見牠叼著小鱈魚往上衝

了。

是的，這是最適合報復的日子了。

在人聲鼎沸的牛頭客棧後，狄瑪拉踮著腳尖站在一個空的麥酒桶上，全神注意著位於利非河寬闊河口的都柏林港灣。

她引頸等待。

沒有人多注意她。她只是人群中的另一個人，她的臉藏在棕色羊毛斗篷的兜帽裡，以及仕女用來保護柔細的肌膚不受嚴酷氣候損傷，只露出眼睛、鼻子跟嘴的黑絲絨面具之下。

今天陽光普照，再加上反常的溫熱天氣，戴上面具讓人難以呼吸；不過瑪拉不在乎。那不重要。什麼都不重要，只有一件事是唯一要緊的，她就要復仇了，現在就待她等待已久的客人抵達都柏林了。

她改變姿勢，減輕腳趾的麻木感，想著：今天她們一定要抵達。她已在同一個地點等待並觀看了四天，一直等到全身痠痛，頸背也因為伸長脖子張望外海而刺痛。刺眼的陽光讓她視線模糊。然而她依舊站在那兒，一逕等待著地平線那頭出現期待中的身影。

然後幾乎就像老天聽見了她的乞求，並給予回應般，她看見了。燈塔外，已經能看見微小的尖端浮現眼前，她眨眨眼確證那不是出於自己的想像，不是因為自己站得太久而看花了眼睛。

那個黑點還在。

她的心跳開始加快。一定是她們，一定要是她們。

隨著黑點逐漸接近，變得愈來愈大，瑪拉心中的期望也就愈升愈高。它愈來愈大，漫長的十五分鐘之後，已經看見一艘小船頂著波浪慢慢划到都柏林關稅局了。

「心美，那是嗎？妳看到了嗎？那艘船就是『旅客號』嗎？」

她的女僕根本不答。

「現在是退潮。」瑪拉繼續說道。「他們一定無法通過南北峽之間的沙丘，所以在陵峴下方的克連達波下錨，再用長船溯河而上，對不對？最近雨下得這麼久，馬車一定是寸步難行。」

這次她得到清楚的哼聲作為回答。

瑪拉不理會女僕的斜眼，往前靠著板條箱，她這六天來一直注意著的目標，已經快要靠岸了。那是一艘小型帆船，在周圍的大型船舶圍繞下顯得更小，不過即使距離遙遠，她還是能看到兩個纖細的女人，與另外三個體型較大的女子坐在船上，更加證實了她的推論。

「沒錯，那一定是她們。」她堅定地說。「心美，妳看到了她嗎？那個穿著芥菜色日常服的人？妳想那會是她嗎？」

女僕再次毫無反應，瑪拉轉頭想確定她是不是突然聾了。「心美？我在跟妳說話，妳沒聽到嗎？」

心美嚴肅的眼神讓她知道，她聽到了卻故意不回答。心美不贊成她的計劃，不對，應該說她

一直大力反對，不過她從小認識瑪拉，知道再怎麼反對都是白費力氣。瑪拉早就決定要這麼做，過去這五年她不斷修正、改良這個計劃。

女僕也知道，年輕的女主人一旦下定決心，什麼也擋不住她。

瑪拉的注意力已經轉回碼頭上，她伸手遮擋住正午的陽光。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，長年爲這決定性日子所作的周密計劃，終於到來，她不禁揚起嘴角。她很快就能取回原本就屬於她的東西，她快能復仇了。她會得到她應得的一切，她也能回到她所歸屬的賀文堡。

而他必須付出代價。

她拿起掛在腰際的望遠鏡窺看，看著繩索將那艘小帆船拉向碼頭。連她自己都找不到比這更好的抵達時間。這種風和日麗的好天氣，所有的魚販、麵包師傅都出來兜售他們的貨品了；此外，現在是正午，也是碼頭最繁忙的時候，而這正符合她的需要。

看來一切都將照計劃進行。

那個穿著芥菜色日常服的女孩已經起身，扶著碼頭工人的手小心翼翼地上岸。第二個人較高瘦，從頭到腳包裹在陰暗的棕色羊毛衣裡，緊跟在後，對那個咧嘴笑的碼頭工人瞪了一眼。

行動的時候到了。

瑪拉踏下麥酒桶時，仍不得不承認恐懼感在心底悄悄升起。她固執地將它推開。她已經走了這麼遠，就缺臨門一腳了，不能在這種時候放棄。

「對，心美，那一定是她，還有她那機警的媽媽也跟在後面。來，我們走吧，該去播種並等待豐收了。」

心美哼了一聲。「什麼豐收！妳這個愚蠢的計謀，根本就是在向命運挑戰。別忘了，命運就是有本事在妳措手不及的時候，丟個麻煩給妳。妳根本不該聽妳那個哥哥的話，說什麼擁有賀文堡的伯爵，還有其他種種。妳等著瞧，地平線上只有黑暗，什麼都沒有。」

瑪拉甩掉她，走向碼頭。「妳的口氣就像死神，老是預報死亡與幽暗。這個計劃完美極了。如果我們給它一個機會，我知道一定會成功的，不過如果我們一整天都站在這兒爭論，就什麼都別想了。來吧，心美，快一點。」

她沒讓女僕有機會反應，立刻往前衝，裙擺飛揚，眼神停駐在人潮間的女孩和她的母親身上；一群雞咯咯叫地往四處奔竄，跑向躺在餓水旁曬太陽的母豬旁。妓女工作一夜之後才剛剛醒來，靠在臥室窗口對碼頭工人發出誘惑的邀請。水邊有濃烈的魚及腐水味，但小販堆放在道路兩旁的垃圾更臭。

瑪拉躲開兩個爭吵的水手，一時間失去那對母女的蹤影，她繞過轉角，再次瞥見她們正監督著工人卸下行李。她盯著正安靜地游目四顧的年輕女子，從頭到腳仔細打量她。

她的頭髮漆黑，簡單地攏在腦後，塞在一頂白色亞麻便帽下，以防引人注意。一雙黑色眼眸生在完美如瓷器的臉上，她的肌膚根本不需要任何化妝品。她的日常服一直扣到下巴，用的是最

端莊的顏色，讓她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融入人群間。她手中抓著一本小書，瑪拉敢用自己的生命打賭那一定是聖經。

對，就是她，一定是要她。一個循規蹈矩的清教徒女孩，才剛離開學校，就直接跳進婚姻裡——溫貝蘭小姐，護國主克倫威爾的教女；而最重要的是，她是那個私生子聖奧比伯爵未來的妻子。

但，那是現在之前的事。

車輪輾輾的聲音，讓瑪拉結束了她的檢視。她轉過身。一輛黑色馬車在遍佈碼頭各處的粗糙二輪、四輪貨車間顯得特別引人注目，快速行過主要道路，拉車的也是相配的棗紅色駿馬。

「心美，那一定是伯爵派來接她們的馬車了，我們得快一點。」

「噯。」

瑪拉看著女僕轉身，心底想著自己實在無法想像，如果這個忠誠的朋友不在身邊，日子會變成什麼樣。就是她一巴掌打在瑪拉屁股上，將她帶到這個世界，她總是愛說瑪拉當時哭得像隻溺水的小貓。

她究竟幾歲是個謎，就連瑪拉都不知道，而且她也不肯透露。她總是將棕色頭髮紮起來，戴著細麻布軟帽。她的皮膚細緻如年紀更輕的女人，那是她搽在臉上許多神秘面霜的結果；只有那雙工作了一輩子的手能看出她的年紀不小，因為她的手上青筋暴露，已經點綴著斑點了。

心美一句話也沒說，向混亂的碼頭區之外張望。她的目光落於一個坐在大木桶上的碼頭工人身上。他望向她，那模樣好似她叫了他的名字，她點點頭給他信號。年輕人跳下水桶奔過碼頭，在人群間穿梭前進，在高高堆放的板條箱後消失不見。

不一會兒，從附近的酒吧陰影處，一輛裝滿煤礦的二輪貨車慢慢駛出。

貨車往前行駛，瑪拉則咬著下唇，這是她自小養成的習慣，爲了哥哥柯林不肯帶她一起練習射擊，她報復地將他的靴子塞滿爛泥被抓到，媽媽要她坐在爸爸書房門口等待懲罰時，她就養成這樣的習慣了。如果爸爸在這裡，他會怎麼說呢？

運煤車實在太慢了，如果它沒能及時趕上伯爵的馬車怎麼辦？貨車終於擋在狹小的羅斯托克巷口停下來時，瑪拉閉上眼睛默默感謝。

車伕站起來，踢了後輪一腳，接著跳到地上，旋即消失在幽暗的一角。貨車因爲貨物重量不均而發出吱嘎聲，接著就在響亮的碰撞聲下傾向一側。車上的貨物就這樣散了一地。

一瞬間旁觀的路人就注意到這個意外事件了。

「煤！」

自從戰爭爆發，煤就成了稀有的珍寶。都柏林大多數人只能屈就任何找得到的東西丟進壁爐，讓他們夜間享有一點暖意。在叫喊聲中，幾乎附近的人通通跑來撿拾這珍貴的礦石。漁夫的妻子也丟下她們自己的攤子，撿拾煤炭塞滿圍裙，甚至把一些較小的煤塊塞在緊身衣及衣服口袋裡

碼頭工人也把手上的器具丟一邊，在人群間搜尋稀有的黑金。不一會兒，貨車就消失於那群狂熱的人牆後，然而後方的馬車也因此無法向前，接駁正殷切等待的乘客。

「心美，走吧，妳老是吹噓從妳母親那兒繼承了戲劇細胞，現在測試的時刻到了。」

瑪拉邁開步子，走向正四下觀望找車的女孩跟她的母親。這位母親身材高挑，稀疏的棕色頭髮緊緊梳攏在腦後，背脊僵挺得像個鯨骨架，她正準備找人問路，不過似乎沒有人願意幫忙。

瑪拉檢查過黑色天鵝絨面具還好好的戴在臉上，催促心美也檢查了她的之後，兩人便一起向那兩個等待的女人走去。

「請問貝蘭小姐嗎？」心美問較年輕的女子。面具微微蒙住了她的聲音。

「是的，」女孩轉身面對她們。「是的，我就是。」

「貝蘭。」她的母親拉拉她漿過的白色袖口。「我告訴過妳不可以隨便把名字告訴陌生人。像我們這種身分，在愛爾蘭可不安全啊！妳也知道愛爾蘭人對妳的教父克倫威爾的感覺。妳根本不知道這兩個——」她轉過身。「是什麼人。」

「可是，媽，她們可能有要來接我們的馬車的消息啊！赫德說過他會派人到碼頭接我們，不是嗎？」

赫德，聽到這個名字，讓瑪拉全身僵硬。

「噯，」心美插話進來，裝出最好的倫敦腔。「就是聖奧比伯爵派我們來的。」